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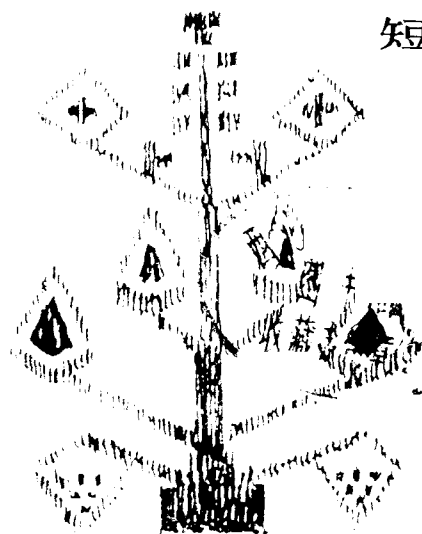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选

短篇小说选

萨多维亚努选集

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短篇小说选

Duan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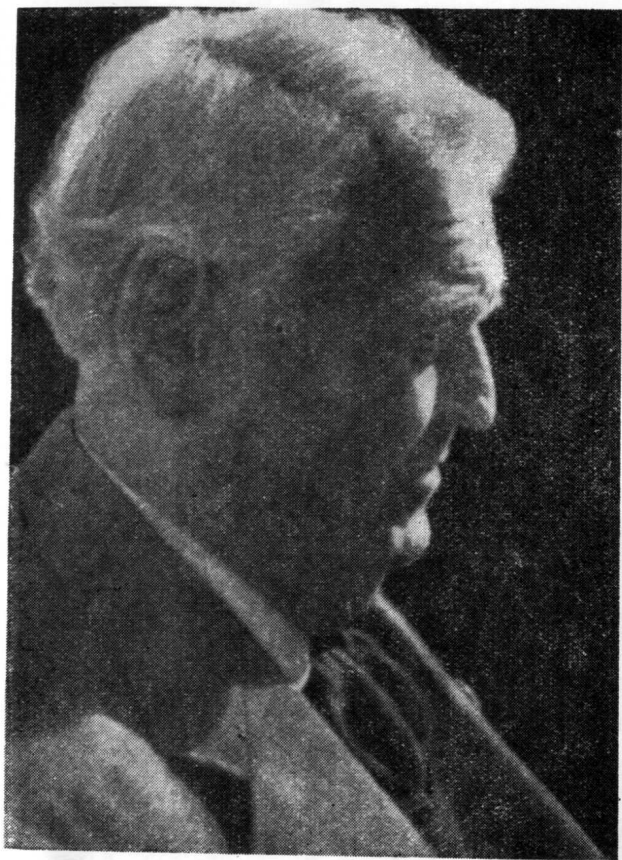
字数 31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3

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400

书号 10019·3715

定价 2.65 元



作者像

目 次

努尔复仇记	张增信译 (1)
恋 歌	张增信译 (32)
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	张增信译 (55)
湖上仙女	张增信译 (68)
科兹玛·勒科阿雷	张增信译 (76)
老爷的罪孽	陆宝根译 (90)
人 影	杨学蕾译 (133)
负心人	杨学蕾译 (143)
老人的教诲	杨学蕾译 (148)
强 者	杨学蕾译 (163)
久远的往事	杨学蕾译 (176)
移居巴西	杨学蕾译 (184)
森 林	杨学蕾译 (194)
孤 独	李家渔译 (208)
回忆之歌	李家渔译 (217)
贼	李家渔译 (228)
旧时的养蜂场	冯志臣译 (238)
善 行	杨学蕾译 (247)

深情的眼睛	李家渔译 (275)
了不起的亚诺什	李家渔译 (290)
库扎大公	李家渔译 (297)
第二个时刻	李家渔译 (306)
绝望的人	李家渔译 (319)
小型调查	李家渔译 (327)
敌人	杨学苒译 (338)
鼓动者	张增信译 (346)
扬·卢梭·温古良努	李家渔译 (356)
六百列伊	李家渔译 (364)
曲折的道路	李家渔译 (372)
一九〇七年三月那一天	张增信译 (378)
烦恼的人	李家渔译 (385)
神奇的小树林	冯志臣译 (392)
老鹰	冯志臣译 (430)
一次奇遇	李家渔译 (440)
弗里纳什险滩	杨学苒译 (456)
同江湖艺人的交往	冯志臣译 (506)
译后记	李家渔 (521)

努尔复仇记

斜眼的博格丹^①统治着摩尔多瓦。正象老人们所说的
那样，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英勇善战的精神和对教堂的虔
诚。什特凡大公^②建立和开拓的国家依然很强盛。久经沙
场、鬓发皆白的战士们将息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目送一批批
新的勇士穿过祖先的土地，用火和剑去打击敌人。

那时，不可一世的敌人是波兰人。博格丹大公到波兰
求婚去了，他要求波兰宫廷的一位公主做他的妻子。起初，
他的要求被接受了，但后来又遭到拒绝，筹备婚礼变成准备
战争：军队开进了敌对的国家。

当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国界。鲜血不停地在异乡和摩尔
多瓦的土地上流着。战火笼罩着地平线，吞噬了村庄和森
林；逃难的人群向山里跑去；波兰人蜂拥而至，一路上烧杀
掳掠。勇敢的人们紧握手中的弯刀，出发去砍杀敌人，在激

① 摩尔多瓦大公(1504—1517)，即什特凡大公之子博格丹三世。

② 摩尔多瓦大公(1457—1504)，他曾英勇地抗击异族的入侵，保卫了
国家的独立。

烈的战斗中，把侵略者驱逐出境，——在那边，在敌人的土地上，炮火把他们的全部国土夷为平地，利剑使他们血流成河。

这时，什特凡大公的前军事首领、贵族巴维尔·努尔已经退居他靠近边界的住所，被波兰人包围了。

面对战火，老人巍然屹立；他只是要求大公把他的儿子派来：因为同儿子在一起，他感到能顶住任何敌人。他儿子亚历山德鲁来了；尤其是因为在老人的庄园里，还有一位年轻的黑眼睛太太在等他。

巴维尔·努尔是一位非常严厉而骄傲的贵族。他对自己，对他儿子，对居住在他土地上的居民是严厉的、铁面无私的；他为他的古老家族，为他过去的光辉业绩，为他唯一的勇敢勤奋的儿子感到骄傲，他疯狂地爱着儿子，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向他表露过这种感情。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一团烈火。如今，尽管他年事已高，两鬓斑白，但是在他笔直的、傲慢的躯体里，却燃烧着一颗火热的心；在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闪闪发光；他那头花白的长发，使人想起野牛的形象。

一个春夜，围着石墙的庭院开始静下来，贵族巴维尔·努尔正在他的卧室里念念有词地做晚祷。这当儿，报告波兰人入侵的紧急文书送到了他的庄园。

士兵冲着看门人吆喝。随后在石头台阶上又响起了马刺声，突然把庄园里的人们惊醒了。

努尔老人在他的卧室里呼唤着儿子；后来，他们商量了

半个钟头，便来到宽广的庭院。火炬的亮光映红了高大的、黑森森的石头宫殿，照亮了人声鼎沸的下房、仓房和开满鲜花的大片果园。

巴维尔·努尔站在院子当中，亚历山德鲁站在他旁边，闪烁的火光时而掠过他们的面孔。

“你们到希利什蒂去，”老人缓慢而稳重地对侍立在他面前的几个骑手说。“你们到了那里以后，就直接到贵族约尼格那儿去。你们就这样对他说：出了大乱子啦！快准备吧，一早就得准备好！你们听见了吗？然后你们就分散开，赶紧到各地去，唤醒贵族，向人民呼吁，同时敲响警钟……出发吧！”

人们默默地跨上马，用刺马针把坐骑都踢出了血。他们象一阵风似的冲出敞开的大门，出发了。

“好，”贵族巴维尔嘟哝道。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他儿子说：“你，亚历山德鲁，作好一切准备，你先去通知修道院一声，然后就把你妻子送到修道院去。”

“到早晨一切都会准备完毕！”亚历山德鲁连忙向暗处走去，回答说。

而老人则拖着他高大、笔直的身躯，在暗处和亮处，在下房、仓房和宫殿之间来回走动，紧皱着眉头，严厉地发布着命令。

亚历山德鲁正在指挥仆人往车上装各种必需品。他把目光转向宫殿角落中一扇亮着灯光的小窗。透过窗帘，他发现里面的人影在匆匆走动，这时，在他长着黑色络腮胡子

的、刚毅的面孔上和富有生气的、深陷的眼睛里，掠过一种转瞬即逝的不安。

又过了片刻，当车子已经装满，牛也套好了的时候，多契娅太太在她的女佣们的簇拥下走下了宽大的石头台阶。在她白皙的脸上，一双眼睛正在泪水中闪动。

“亚历山德鲁，亚历山德鲁！”她柔声地说，“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呀？出了什么事？我什么时候一个人生活过，我什么时候听过这种嘈杂声，我问我自己，可是不懂……”

“没什么，”亚历山德鲁回答说，“我要把你送到普莱契斯塔修道院去。那儿比这儿好。”

多契娅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伤心地哭起来。

“哎呀，哎呀！我真可怜！我真不幸！又要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你又要走了……谁知道将来你还回来不回来呢！”

亚历山德鲁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没有回答。但是，在他的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青年人的爱情。他把娇妻紧紧地搂在怀里，低声说道：

“听天由命吧！”

在人们的嘈杂声和鞭子的噼啪声中，车子从他们附近开动了。

多契娅哭得更厉害了；后来，当多契娅冲年轻人抬起她的一双泪眼，打算说话和倾诉衷肠的时候，黑暗中响起了老人的声音：

“又是哭嚎和眼泪？你不感到害臊吗，孩子？难道你不

知道女人就是这样？她们不会别的：就会纺线、叹息和哭泣！——快走吧，你们动身吧，时候不早啦！”

多契娅用绣花手帕捂着嘴，免得哭出声来，随即登上了带篷马车；亚历山德鲁跨上马，——他们出发了。在这严峻的时刻，她那颗年轻的、烦恼的心需要更多的安慰，更多的情话，因为这可以减轻她的痛苦。现在，当亚历山德鲁骑在马上，在黑暗中忍受着无言的痛苦时，她在摇晃的马车里哭起来。

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在黑夜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时可以听到人们的吼叫声。随后，在寂静的原野上，从四面八方传来远处和近处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婉的钟声，这钟声在可怕的春夜里回荡。

后来，亚历山德鲁独自从普莱契斯塔往回走，在漆黑的路上遇到一群群的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正向斯劳包兹地方的贵族努尔的庄园走去。在这晴朗的夜晚，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些人平静而缓慢的谈话。映着上弦月微弱的光亮，他的马驮着他在飞奔。

多契娅太太眼泪汪汪地留在修道院中。现在，他想起了她的话：“谁知道将来你还回来不回来呢！……”他仿佛感到他过早地离开了她乌黑的眼睛和袅娜的娇躯；孤独之感充满了他那颗痛苦的心；男子汉的冲动使他勇往直前；但爱情却好象一只胆怯的小鸟，正向身后的修道院飞去；在这令人焦虑的漫漫长夜中，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任何一颗刚毅的心都会惊惧地悸动的。

他爱他的妻子。他回忆起逝去的春天的那些美好时光；他们在繁花盛开的苹果树下的散步，那些花红得简直就象多契娅的脸蛋；她那些听起来那么悦耳的话语；他回忆起，有好多次他的心进入了极乐世界，——他又想起了她的话：“谁知道将来你还回来不回来呢！”

那天早晨，他走进宽大的院子，听到人们的嘈杂声。努尔老人骑在马上，他的话音象一阵愤怒的风在人群中回响。

住在附近的那些小绅士们骑在受惊的马上，屁股后面挂着弯刀，手里拿着长矛；自耕农们带着又大又重的弓箭；平民百姓们手执木棍和镰刀，——他们在火红色的晨曦中嚷嚷着。

不时有一些骑手到来，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奈格莱什蒂森林旁边出现了一群波兰人；另外一群波兰人在夜里放火烧了普劳拜尼，屠杀了大批婴儿和妇女；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都象是一群野兽……当远处传来叮咣叮咣的钟声，天边的某些地方被火光映红的时候，人群骚动起来。

努尔老人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人群在亚历山德鲁的率领下动身了。

平原、丘陵和山谷，充满轻微的嘈杂声。在远处的大路上，可以看见奔跑着的人群；弓着身子的人影匆匆越过丘陵；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时传来沉闷的轰隆声。

突然，炮声骤起，杀声震天，一大群异国装束的人骑着

高头大马，手持雪亮的兵器，从沟谷中冲出来。仿佛猛烈的旋风，他们从左右两翼蜂拥而至。但是，努尔老人高亢、威严的声音压住了这股震天动地的旋风：

“砍哪！杀呀！”他挥舞着手中明晃晃的弯刀，在敌群中杀开一条血路。在另一侧，亚历山德鲁骑在骏马上，后面跟着一大群骑手，砍翻了大群的敌人。

“砍哪！杀呀！”

那些自耕农放射着呼啸的箭矢；高高举起的棍棒和镰刀不停地往下打着。一时间，明媚的晨光中充满了痛苦、愤怒、垂死、尖利、响亮、沙哑的混杂声音。鲜血从很多人的胸膛里喷射出来，象一阵红色的热雨洒落在潮湿的土地上。波兰人倒下去了，摩尔多瓦人倒下去了，他们在暗红色的泥浆里挣扎。战争的风暴和震耳欲聋的厮杀声时断时续，大群的人飞快地移动着，浴血奋战。人们的吼叫声和武器的铿锵声突然消失。一群一群的波兰人被赶跑了。

巨大的、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小树林和满是露水的原野上闪着晶莹的光。仿佛在一场恶梦里，一切都过去了。巴维尔·努尔老人跪在死者和伤员当中，双手抱着亚历山德鲁苍白的、流着血的头颅。

二

原野上躺满了伤员和死者。可以听见轻轻的呻吟声、咒骂声和哭泣声。那些伤员们颤抖着，在血泊里挣扎；只有

那些死者一声不吭，一些人侧着身子，头垂在胸前，仿佛在睡觉；另一些人一动也不动，把扭曲的面孔对着明媚的天空。他们躺在散乱的兵器和死马之间，仿佛骤然间遭到一场大祸，送掉了性命。

在努尔老人的周围，聚集着几个忠诚的战士，面对着他的痛苦，他们默默地站着。太阳在辽阔、富饶的布科维纳原野上撒下了万道金光。

老人抬起头，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人们。他的脸上毫无表情，白得象石灰；只有他的眼睛充满了无限的痛苦。他又深沉地望着死者苍白的脸，然后摇摇晃晃地慢慢站起来。他朝着火光冲天的地平线望了片刻，那儿的大火浓烟滚滚，惊恐的人们四处奔跑。从远方传来隐约的哀哭声。

老人面向周围的人们，突然厉声问道：

“你们为什么站在这儿看着我？你们几个人抬起他，把他送到庄园去；找个人到普莱契斯塔修道院去一趟，把多契娅太太接回来……其他人，——跟我来！”

他跨上马，抽出弯刀，带领骑手们动身了。

对老人来说，这一天是一场血腥的梦。小股的波兰人四散奔逃，他们象狼群似的被追逐着，被歼灭了。

那些被抓住的敌人全被吊死在树杈上，或者被毫不留情地砍了头。人们在山谷里、丘陵上、原野里，在燃着熊熊大火的村子边上严加搜捕。各地都有人跨上马背，加入这个四处捕捉敌人的行列。在马嘶人吼声中，一群群惊恐万状的波兰人溃散了，倒在浸透大地的血泊中。努尔老人好

象失去了常态。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仰望着天边，仿佛在寻找敌人的踪迹。他拨转马头，一阵风似地跑开了，到了目的地以后，他就挥舞起弯刀，疯狂地、凶狠地向敌人砍去。然后冲到前面，走到开阔地，站在马镫子上，探查敌情。

黄昏以前，他一直马不停蹄地追捕敌人；可是到了晚上，老人就悄悄地进了宫殿。

亚历山德鲁的尸体停放在那个最大的房间里的橡木桌子上，周围摆满了春天的鲜花。叉形烛台的烛光在他大理石般的脸上摇曳着。在弥漫着乳香和安息香的房间里，有一种教堂般的肃穆和难以想象的悲戚。一位神父站在床头小声地祈祷着，他的声音是那么低，使人勉强能够听见。在死者的脚边，多契娅太太披头散发，用双手捂着脸，一躬到地跪在地毯上。她一动也不动，默不作声，好象也死了似的。

老人划了十字以后，吻吻他儿子胸前银质的小圣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挂在墙上的那些圣像，然后又划了个十字，便在静穆的房间里祈祷起来。

后来，老人走到屋角的一把扶手椅前坐下。恰巧在这个时候，多契娅抬起了头。

她一看见老人，便怀着无限的痛苦突然说道：

“爸爸，爸爸！他去了！我们的敌人把他杀死了！我们把他埋葬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我就再也不能拥抱他了！天哪！天哪！我太不幸了！我太不幸了！他多么爱我，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啊！我再也看不见他了，爸爸，我也看不见他了！”

她绝望地嚎啕痛哭起来。在她的哭声中，夹杂着感人肺腑的绵绵情话、亲切的呼唤和可怕的嚎叫；眼泪在她的脸上簌簌地流着，披散开的黑发遮住了蜡烛般的白皙面孔，她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闪射出疯狂的光芒。

老人默默地坐在他的扶手椅里，皱起眉头注视着前方。多契娅绝望地哭着，她爬到老人脚边，拥抱着他满是灰尘的靴子和血迹斑斑的衣服，——可是老人沉默着，一动不动地沉默着；他既不叹息，也不呜咽，他的眼睛里没有流出一滴眼泪。

那天夜里，第二天的白天和晚上，他们都是这样度过的。老人象棺材里的死者那样沉默着。多契娅悲痛欲绝；有时她疯狂地喊叫着，那绝望的声音犹如风暴，震动了整个宫殿。神父哼唱着安魂曲。有时神父停下来，多契娅也停止了哭泣，——院子里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在这种寂静中，仿佛从远方传来了哀婉的钟声。随后响起刺马针的磕碰声；那些老贵族（老人的老伙伴）或者青年人（死者的朋友）前来吊唁，亲吻死者胸前的银质小圣像。他到陌生的世界去了，那儿既没有欢乐，也没有忧愁。一看见他们，多契娅又哭起来。他们好言好语地安慰她，使她平静下来；后来，他们又怀着真挚的友谊劝说老人，然而老人却象石头似的坐在他的扶手椅里。

后来，又来了很多神父和唱诗班的人。房间里人声鼎沸，香烟缭绕。衣着华丽、腰上挂着沉甸甸宝剑的贵族们来了；耳语声、嘈杂声和唱诗声在死者的上方飘荡。人们轻轻

地抬起他，走过石头台阶，把他移到春天的太阳地里。人们光着头，围着放满了春天鲜花的棺材，沉浸在悲痛之中。在明媚的阳光下，送葬的队伍在歌声中动身了。教会的旗幡、十字架和蜡烛在人们的头上摇晃；一个看门人手执死者的弓和镶了宝石的弯刀走在前面；那匹戴着笼头、备着包了金箔的鞍子的战马，眼泪汪汪地跟在看门人的后面。

钟声沉闷地响起来。人们在十字路口停下，神父们高声唱起来；在挽歌的哀伤曲调中，人们又动身了。春日撒下和煦的光；不时从繁花盛开的果园里飘来白色的花瓣。

在墓地上，人们把他放进冰冷的墓穴里，他那些勇敢的伙伴们把随他征战的弯刀和弓箭放在他的身旁；棺盖合拢了，遮住了他长眠中的漂亮面孔和曾有一颗火热的心在里面跳动的躯体；那匹深情的枣红马从墓穴上跳过去；土块沉重地落在墓穴里；挽歌在空中回响，凄楚的钟声在地平线上飘荡；神父们提高了嗓门，为死者和生者唱道：“永垂不朽！永垂不朽！”

三

多契娅象一个幽灵似的从墓地回来，把自己关在坟墓般的卧室里。

老人没有理会别人的劝慰，默默地回来，走进那个曾经停放死者的房间。在那儿，他那颗严厉的心被痛苦的火焰吞噬了。老人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的周围，看着停放过那